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穷大方：自我建构视角下物质稀缺对慷慨行为的影响

作者：赵娜，段羽佳，张恒星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本研究探讨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物质稀缺如何影响慷慨行为。本研究逻辑清晰，论证详实，语言流畅，但仍存在如下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的鼓励，更感谢您为本研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我们认真研读了这些建议，并依据这些建议对论文进行了详细认真的修改。以下是我们对修改的逐条回应，请专家老师再次审阅！

意见 2：摘要部分：作者写道“对于面子意识高的个体来说，物质资源稀缺对慷慨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面子意识低的个体，资源稀缺个体的慷慨行为显著低于资源充裕的个体。”事实上，从本研究结果来看，正是由于高面子意识增加了资源稀缺个体的慷慨行为，从而使得其慷慨行为达到了与资源丰富个体同等的高度（无显著性差异）。那又怎么能说“对于面子意识高的个体来说，物质资源稀缺对慷慨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呢？这里的结果似乎说明：一方面，资源丰富会增加慷慨行为（如由于对资源不敏感或是其它原因，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从而导致高资源个体更慷慨；另一方面，资源稀缺增加了对面子的需求，进而增加了资源稀缺个体的慷慨行为。这样一增一减的作用导致了高资源个体与资源稀缺的高面子个体之间没有差异。反之，对于资源稀缺的低面子个体，由于其不注重外在面子，所以面子的作用缺失，从而导致其慷慨行为低于资源丰富个体。

回应：非常感谢您建设性的建议（观点）！

在认真研读您的建议后，意识到我们在初稿中的表达确实不够精确。正如专家所说，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对于面子意识高的个体来说，资源稀缺情境下他们有更多的慷慨行为，与资源丰富的个体无显著差异；而对于面子意识低的个体，其慷慨行为则显著低于资源丰富的个体。我们在修改稿中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重新表述。同时，我们也对引言和问题提出部分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所有修改内容都在修改稿中用蓝色字体表出（P1-P5）。

意见 3: 相应的，建议作者对引言部分的假设做进一步梳理。

回应: 谢谢专家的建议。为更精确的表达本研究逻辑，以及保证全文行文统一，我们在修改稿中对引言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调整。所有修改部分已标记为蓝色。

意见 4: 引言中关于资源稀缺与亲社会行为的以往研究阐述不够。例如，社会阶层也反映了资源稀缺的程度，而以往有较多研究考察了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建议作者对这部分文献进行更充分的阐述。

回应: 谢谢专家的建议。初稿中，我们确实没有对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做深入的阐述，而把笔墨完全放在了介绍面子意识在资源稀缺与慷慨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上。根据专家所提的建议，本次修改中增加了以往有关资源稀缺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阐述，具体修改内容在修改稿中标为蓝色（P3）。

意见 5: 作者写道“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物质稀缺的情况下，人们不会为挣面子而是因为护面子做出慷慨行为。”感觉这句话过于绝对（护面子和挣面子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分开，在某种程度上护面子就是挣面子，反之亦然），可以修改为：人们更多的因为护面字，而非挣面子，而做出慷慨行为。

回应: 谢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对该表述进行了修正。

修正前：“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物质稀缺的情况下，人们不会为挣面子而是因为护面子做出慷慨行为。”

修正后：“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稀缺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因为护面字（而非挣面子），而做出慷慨行为。（P4）

意见 6: 作者写道“针对上述二者矛盾的关系，研究者已经初步从稀缺的测量标准（Malika et al., 2023）、亲社会行为的目标对象差异（Madsen et al., 2023）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里都只有一篇参考文献，显得单薄，因此建议补充一些新的参考文献，例如以下文章“*Social Class and Children’s Prosociality: A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Dual Urban–Rural Structure*”清楚阐述了目标对象如何影响不同阶层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感谢您推荐的参考文献！我们认真的研读了这篇文献，它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帮助！在修改稿中，我们将其作为重要参考文献引用。除此之外，我们在相应的部分也增加其它合适的文献，具体内容在参考文献中已标记为蓝色（P18-P24）。

意见 7: 实验 1。 (1) 被试是如何招募的? 年龄分布如何? (2) 作者写道“以上下一个标准差为标准, 将面子需要按照高、低得分划分为两组。”既然面子本身是连续变量, 为什么不直接用连续变量做调节? 使用二分变量(一个标准差以上和以下)会删除绝大部分数据(这里也没有报告删除正负一个标准差内的数据后还剩下多少数据), 这样大大降低数据的效度。

(3) 作者写道“以最终愿意随份子的具体金额为因变量”, 既然同时测量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随 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 采用 5 点计分”以及愿意随份子的最高和最低金额, 为什么没有以这些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4) 以具体金额作为因变量指标, 那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是否需要进行正态处理(例如用对数函数)? (5) 图一中的 **Error bar** 是标准误还是标准差? (6) 为什么研究 1a 采用面子需要量表(Zhang et al., 2011), 而研究 1b 则采用 Chan 等人(2009)的面子意识量表? 文章中需要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两个不同的量表的原因?

(7) 研究 1b 中, 当稀缺与否、面子意识与饭店类型之间的三重交互作用显著, 那接下来是否应该以稀缺与否来划分, 分别看稀缺条件和非稀缺条件下, 面子意识与饭店类型是否有交互? 而不是根据被试的选择来划分。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细致的、有建设性的建议。我们对上述建议进行了逐条研读并认真修改! 针对研究 1 中的问题, 以下是我们对逐条修改的回应。

(1) 被试是如何招募的? 年龄分布如何?

答: 谢谢您的问题。在本次修改中, 我们补充了每一个研究的被试招募情况, 同时也增补了更多被试的信息。具体修改已在文中标记为蓝色。

(2) 作者写道“以上下一个标准差为标准, 将面子需要按照高、低得分划分为两组。”既然面子本身是连续变量, 为什么不直接用连续变量做调节? 使用二分变量(一个标准差以上和以下)会删除绝大部分数据(这里也没有报告删除正负一个标准差内的数据后还剩下多少数据), 这样大大降低数据的效度。

答: 谢谢您的建议!

本研究中的两个自变量中, 稀缺(稀缺 vs. 充裕)为分类变量, 面子需要为连续变量。在初稿中, 我们考虑将面子按分组进行处理, 和稀缺这一分类变量一起做方差分析。同时通过核查, 我们对面子划分是以平均数为基准, 高于平均数组(面子意识高)共 87 人, 低于平均数组(面子意识低)共 111 人, 保证了每个数据都参与了运算。

但是我们也非常认可专家的建议, 这样处理有可能会降低数据的效度。因此在修改稿中, 我们将数据调整为采用线性模型进行分析, 采用 process3.2 插件中的模型 1 做交互作用, 并

重新报告了研究结果。

同时，我们对本研究中的捐款数额进行了正态性检验，报告了数据的偏态和峰态指数。确实数据符合统计分析的标准。具体修改部分已在修改稿中用蓝色字体标出（以上见 P6）。

（3）作者写道“以最终愿意随份子的具体金额为因变量”，既然同时测量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随 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采用 5 点计分”以及愿意随份子的最高和最低金额，为什么没有以这些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在我们设计实验时，放的因变量测量方式比较多。其中“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随 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关注侧重于随份子意向；“最低金额”和“最高金额”则重于关注是个体的随份子区间；而具体捐款金额我们将其设计为慷慨行为。数据分析中，我们随份子意愿和区间是作为辅助数据进行分析的。因为考虑到如果对这些数据全部进行分析，图表太多，同时导致行文比较乱，所以这部分数据没有报告。以下为分析结果：

在 100 元随份子金额上，稀缺组 ($M = 3.46, SD = 1.40$) 与富裕组 ($M = 3.16, SD = 1.69$) 差异不显著, $t(196) = 1.37, p = 0.17$ ；在 200 元随份子金额上，稀缺组 ($M = 3.48, SD = 1.20$) 与富裕组 ($M = 3.60, SD = 1.32$) 差异不显著, $t(196) = -0.62, p = 0.54$ ；在 300 元随份子金额上，稀缺组 ($M = 2.92, SD = 1.25$) 显著低于富裕组 ($M = 3.47, SD = 1.10$)， $t(196) = -3.32, p < 0.01$ ；在 400 元随份金额上，稀缺组 ($M = 2.08, SD = 1.11$) 显著低于富裕组 ($M = 2.98, SD = 1.29$)， $t(196) = -5.26, p < 0.01$ ；在 500 元随份金额上，稀缺组 ($M = 1.82, SD = 1.27$) 显著低于富裕组 ($M = 2.72, SD = 1.53$)， $t(196) = -4.49, p < 0.01$ ；在最低金额上，稀缺组 ($M = 141.88, SD = 92.62$) 显著低于富裕组 ($M = 182.83, SD = 96.67$)， $t(196) = -3.04, p < 0.01$ ；在最高金额上，稀缺组 ($M = 302.10, SD = 158.48$) 显著低于富裕组 ($M = 413.49, SD = 170.28$)， $t(196) = -4.77, p < 0.01$ 。

表 1 资源稀缺与面子意识对不同金额

随份子数	资源稀缺的主效应			面子意识的主效应			资源稀缺*
	稀缺组	富裕组	<i>t</i>	高	低	<i>t</i>	面子意识
100	3.46(1.40)	3.16(1.69)	1.37	3.48(1.55)	3.18(1.56)	1.36	0.07
200	3.48(1.20)	3.60(1.32)	-0.62	3.55(1.23)	3.53(1.29)	0.11	0.15
300	2.92(1.25)	3.47(1.10)	-3.32**	3.26(1.22)	3.14(1.20)	0.69	0.16
400	2.08(1.11)	2.98(1.29)	-5.26**	2.71(1.38)	2.39(1.18)	1.80	2.83**
500	1.82(1.27)	2.72(1.53)	-4.49**	2.45(1.58)	2.13(1.38)	1.53	2.41*
最低金额	141.88 (92.62)	182.83 (96.67)	-3.04**	164.71 (95.45)	160.50 (97.93)	0.97	0.17
最高金额	302.10 (158.48)	413.49 (170.28)	-4.77**	371.15 (180.85)	347.15 (167.21)	0.30	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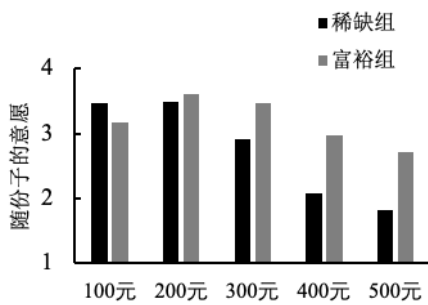


图 1 稀缺对随份子意愿的主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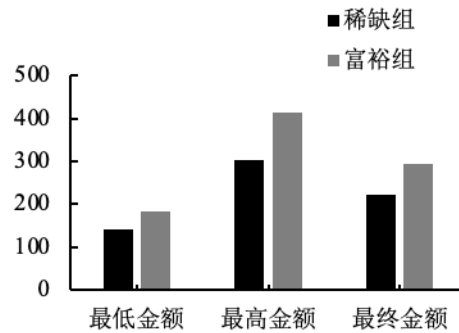


图 2 稀缺对随份子的最高、低金额的主效应

为了从逻辑上更清晰的呈现本研究问题,我们在修改稿中将捐款意愿和捐助区间这两道辅助性问题删除,以免引起歧义。还请专家审阅(P5)。

(4) 以具体金额作为因变量指标,那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是否需要进行正态处理(例如用对数函数)?

答: 谢谢您的建议!

我们事先把数据进行了正态分布检验,没有报告。在修改稿中,我们补充了这部分数据。“我们对本研究中的随份子金额进行了正态性检验,结果发现,随份子金额的偏度(skewness)为0.59,峰度(Kurtosis)为-0.32,依据偏态小于2,峰态小于7,即可视为正

态分布（Finney & Distefano, 2006）。因此，本数据适合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分析。”

（5）图一中的 Error bar 是标准误还是标准差？

答：谢谢您的问题！

原图的 error bar 是标准误。修改稿中，我们依据专家的建议，采用了线性模式对数据进行分析。另外，我们对文中的其它的 error bar 进行了标注。

（6）为什么研究 1a 采用面子需要量表（Zhang et al., 2011），而研究 1b 则采用 Chan 等人（2009）的面子意识量表？文章中需要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两个不同的量表的原因？

答：感谢您的建议！

面子需要量表和面子意识量表是当前研究中常用的两个量表。我们在研究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的量表，目的在于尝试通过采用不同的测量工具、从不同的侧面来验证面子在资源稀缺与慷慨行为中的作用。感谢您的指点，我们在文中对于这一点进行了补充说明。

（7）研究 1b 中，当稀缺与否、面子意识与饭店类型之间的三重交互作用显著，那接下来是否应该以稀缺与否来划分，分别看稀缺条件和非稀缺条件下，面子意识与饭店类型是否有交互？而不是根据被试的选择来划分。

答：感谢您的建议！

初稿中，我们对简单效应的分析是以饭店类型来做区分的，这样确实是在逻辑上不够清晰。修改稿中，我们对此进行了重新调整。考虑到本研究中的面子为调节变量，因此在数据分析中，我们分析了在不同面子意识水平下，稀缺与饭店类型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面子意识低的个体来说，稀缺与饭店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而对于面子意识高的个体说，稀缺与饭店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稀缺组与富裕组被试在饭店选择上差异不显著）。具体修改内容在文中标为蓝色（P8）。

意见 8：实验 2a。作者写道“被试的金额分配金额分为分配给自己的比例和分配给他人（家人、朋友和慈善机构）的比例。”首先，为什么要设置家人、朋友、慈善机构几种不同的对象，其次，家人、朋友和慈善机构合并在一起是否有所依据？从心理距离来看，似乎这几个对象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既然分析了给“家人、朋友、慈善机构”的部分，是否还有必要分析分配给自己的部分？这两者不是互补的吗？

回应：谢谢您的问题与建议！！

本研究我们采用的是 Clobert（2015）年采取的范式。他们的研究中将分配给各种“他

人”(而非自己)的资金来测量亲社会行为【The percentage of money participants spontaneously allocated to all kinds of “others” (not to the self) was coded as a measure of prosociality.】。本研究也同样采取了这一标准，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慷慨行为的不同指向对象上，而是更强调对他人的倾向，把除了分配给自己之外的全部编码为慷慨行为。针对这一点，我们在正文中也给予了解释。具体修改部分已经标为蓝色。

确实如专家所说，自己和他人是互补的，无需要再分析分配给自己的部分。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删除了对自己这部分的数据分析。

意见 9：实验 2b. 作者写道“以个体愿意捐款的金额作为因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等作为协变量，对所得的数据进行了协方差分析。”同上，捐款金额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其次，这里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指什么？

回应：我们对本研究中捐款金额 ($M = 80.82$, $SD = 52.44$) 的正态性做了检验，结果发现，该数据的偏度 (Skewness) 为 0.64，峰度 (Kurtosis) 为 -0.21，符合正态分布的假设。很抱歉初稿中没有写出具体的统计学变量，本研究的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教育水平和月收入。在本次修改中，我们对这部分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补充 (P11-P12)。

意见 10：研究 3。(1) 被试量是如何确定的？(2) 既然研究 3 采用面子需要量表 (Zhang et al., 2011) 能够测量挣面子和护面子，那么为什么研究 1a 不做这样的分析？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在本次修改中，我们补充了被试量的确定方法，同时对被试的信息也进行了补充。

研究 1a 没有分开做分析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成文逻辑。研究 1 我们想从总体上探索面子需要高、低不同的个体，在资源稀缺情境下的慷慨行为有何差异。研究 3，想尝试分析到底是哪种面子在其中起作用，因此将其分成两个维度进行探讨。

意见 11：文章中还存在错别字等问题，如“您在本次募捐活动中的捐款意原为？”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对全文进行了挑剔性的阅读，对全文的错别字、语法等错误进行了校对和修改！

.....

审稿人 2 意见：

该研究的选题新颖，研究的切入点较佳，采用 5 个子研究来探讨研究问题，工作量充实。我对该研究有如下一些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帮助作者继续提升文章。

意见 1：（1）本研究的一个核心变量是面子，但作者同时提到其他的一些相关变量，例如“互依我”、“社会赞许性”、“印象管理”等，而且在某一些论述中似乎把这些相关变量与面子等价起来（例如：人类天生具有维护自身形象的社会动机，所以面子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Zhang, 2011; Li & Zhao, 2013）。但是，面子对人的重要性以及个体追求它的手段却大不相同（Liao & Bond, 2011）。对于“互依我”强的个体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判断是从他人的评价中得来的，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体现出真正的自我价值（Leung & Cohen, 2009）。因此，他们也更在乎与周围人的联系，有更多的依存性决策行为）。我建议作者能够更仔细地区分面子以及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异同，并反思目前的一些叙述（上面的是其中一个例子）是否合适。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我们极其认同专家的建议，此部分写作中变量之间存在重叠和混淆现象。我们在修改稿中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面子是指个体在某个特定情境中的身份，也是个体对其在特定情境中行为的社会评价的认知反应（Hwang, 2006）。人们会因为积极的社会评价感觉到有面子，也会因为消极的社会评价而感到丢面子（Ho, 1976; Han, 2016）。面子既是一种特质（脸皮厚或者脸皮薄），也是一种状态（随不同的情境个体的面子感受不同）。在修改稿中，我们仔细研读了更多的文献，让面子的概念更聚焦。同时，我们对整篇文章的相关部分进行了重新加工，对于一些不当的表述进行了调整或删减。具体修改部分在文已标记为蓝色（P2）。

意见 2：我惊讶于国外有如此多文献考究“面子”这一十分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因此我随机抽取了一些文献来阅读，但发现作者对文献的解读似乎不足。例如 Leimgruber, 2018 的文章并未提及面子。因此，无从考究作者把面子与文献中的哪个部分联系起来。我建议作者重新回顾目前所引用的文献是否正确。如果发现有纰漏的话，请及时修正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与提醒。

在本次修改中，我们对本文中所有引用的论文进行了重新审核与校对！

意见 3: 我还建议作者能够进一步加深对于慷慨行为的论述,尤其是不同的慷慨行为的异同。例如,在这个研究里面,有一些慷慨行为可能与内群体偏好更相关(如请客吃饭),一些可能更不相关(例如捐助)。能否让内群体成员直观感受到被试的慷慨行为,可能也行影响他们挣/护面子的动机。这些也可以作为思考。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确实如专家所说,慷慨行为可能会由于其所指对象不同而产生差异,以往有研究将中的慷慨对象是陌生人,也有研究中的慷慨对象为同学或朋友。在本研究中选取两种类型,一种为人际慷慨,指向对象为同学/朋友;一种为遵规(公益性)慷慨,指向第三方组织。我们尝试在不同的实验中,分别操纵不同类型的慷慨行为,重复验证面子意识在资源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发现,在资源稀缺的情境中,面子意识高的个体无论是人际慷慨、还是遵规慷慨上,他们做出慷慨行为的可能性都显著高于面子意识低的个体。针对不同的慷慨行为及相应的结果,本研究对此都进行了补充讨论,具体内容在文中已标记为蓝色(P4)。

意见 4: 研究方法上,请给每个子研究的被试提供更多的信息,例如招募方法,身份信息,每组被试的数量等。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在本轮修改中,针对补试问题我们补充了详细信息,包括招募方法,身份信息,每组的被试数据等。

意见 5: 操纵检验请提供效应值。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在修改稿中,所有的操纵检验都补充了效应值。

意见 6: 统计分析不分,目前作者使用的是高低分组(例如研究 1)来考察交互效应。一方面,作者没有给出每个组的人数。另一方面,这种人为划分高低的分类方法一直以来备受诟病,并且会丢失很多有用的信息。因此我的建议是作者采用线性模型来考察交互效应。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本研究中,我们有两个自变量稀缺和面子需要,其中稀缺(稀缺 vs. 充裕)为分类变量,面子需要为连续变量,在初稿中,我们考虑将面子按分组进行处理,和稀缺这一分类变量一

起做方差分析。同时通过预试验，我们对面子的划分是以平均数为基准，高于平均数的作为面子意识高组（共 87 人），低于平均数的作为面子意识低组（111 人），保证了每个数据都参与了运算。

但是在修改中，我们仍然尝试采用线性模型对数据进行了分析，采用 process3.2 插件中的模型 1 做交互作用，重新报告的结果已在文中标记为蓝色。

同时，我们对本研究中的捐款数额进行了正态性检验，报告了数据的偏态和峰态指数。确实数据符合统计分析的标准（P6）。

意见 7: 作者从特质和状态两个方面考察稀缺感以及面子，这两种取向是否相符？如果不是的话，请回顾两者的区别。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Allen 和 Potkay（1981）认为，针对一个变量是“特质”还是“状态”，二者在取向上是一致的，没有区分标准，应该放弃这种区分。后来的研究者 Fridhandler（1986）从持续时间、表现形式、具体/抽象和受情境影响的程度四个角度对特质和状态进行了区分。他们认为一个变量的特质表现是持续时间较长、连续性出现、更具体、更受远端因素的影响（遗传和基因），而状态则是持续时间较短、间断性出现、更具体、更容易受情境的影响。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当前有些心理变量更偏向特质（如人格），有些变量更偏向状态（如心境），而有些变量既是特质又是状态，如自尊（Mahadevan et al., 2019），当它作为特质时，可以将人分为自尊高和自尊低的不同群体；但作为状态时它又是可以改变的，如当受到表扬时，个体的自尊水平会增高。在实际研究中，如果把变量作为特质时，通常无法操纵，而多采用问卷测量；但是当把变量作为特质时，则可以对其进行操纵。

根据以往的研究，稀缺感及面子既可以作为一种特质，也可以是一种状态。面子也可以是一种特质，有人面子意识强（脸皮薄），有人面子意识弱（脸皮厚），但是也可以是一种状态（则在某种情境中觉得有面子，但在另一种情境中可能会觉得没有面子）。前者我们采用了面子意识量表来测量，后者我们采用了启动的方法来操纵。同样，本研究中的稀缺我们既将其视为一种心态（即一直觉得自己稀缺）而采用量表进行测量，也将其视为是一种状态（即启动其在某个情境中的稀缺感受）对其进行操纵。

参考文献:

Allen, B.P., & Potkay, C.R. (1981). On the arbitrary distinction between states and trai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1(5), 916–928.

Fridhandler, B.M. (1986). Conceptual note on state, trait, and the state–trait distin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1), 169–174.

Mahadevan, N., Gregg, A. P., & Sedikides, C. (2019). Is self–regard a sociometer or a hierometer? Self–esteem tracks status and inclusion, narcissism tracks stat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6(3), 444–466.

意见 8: 第 10 页, “乾地检验” 是否笔误?

回应: 谢谢专家的提醒!

修改稿中, 我们对全文进行了挑剔性的阅读, 对全文的错别字、语法等错误进行了校对和修改!

意见 9: 第 13 页, “本研究继续了支持我们的研究假设, 即对于个体觉得面子重要的个体来说, 他们在分配给他人的金额数量上及平均捐助金额上都显著高于面子重要性低的个体”, 研究 2b 的结果似乎并不支持这个假设。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这句话表述的确实不够严谨和精确。修改稿中, 我们对该部分的小结进行了重新表述, 具体修改已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 (P12)。

意见 10: 请报告“挣面子和护面子”量表各自的 alpha 系数。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在本轮修改中, 我们补充了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护面子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89, 挣面子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修改部分在文中已用蓝色字体标出 (P13)。

意见 11: 从代表性题目“对我来说, 我周围的人的快乐和发展与我自己的快乐和发展一样重要”来看, 我疑惑这个量表测量的真是慷慨行为吗?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的是 Smith 等人 (2019) 编制的人际慷慨量表 (Interpersonal Generosity Scale, IGS)。该量表共有 10 道题目, 具体包括: 其中第 1, 2 题为关注他人; 第 3, 4 题为同情他人; 第 5, 6 题对他人大方; 第 7, 8 题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延伸; 第 9 题为慷慨的勇气; 第 10 题为慷慨表达。

我们在原稿中列举的代表性题目: “对我来说, 我周围的人的快乐和发展与我自己的快乐和发展一样重要” 是来自人际慷慨量表中的 “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延伸”, 可能看上去与理解的慷慨行为有差异。在修改稿中, 我们增加了代表性题目, 以更好的理解慷慨行为量表。

- 1 当我爱的人需要我的关注时, 我会努力放慢脚步陪伴并帮助他们。
- 2 家人和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会花时间关心别人的人。
- 3 我是那种愿意“多付出一点”来照顾我的朋友、亲戚和熟人的人。
- 4 当朋友或家人经历一些令人心烦或沮丧的事情时, 我会特别善待他们。
- 5 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上, 我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
- 6 用不同的方法满足他人的需要, 我会很开心。
- 7 我认为, 周围人的快乐和茁壮成长同我的快乐和茁壮成长一样重要。
- 8 我在做决策时经常会考虑到他人。
- 9 即使我冒着伤害自己情感的风险, 我也会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 10 爱和感恩朋友及家人, 我很重视这一点。

意见 12: 表 2 中的人口统计学如何编码?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非常抱歉, 在初稿中没有对人口统计学的编码进行介绍。在本次修改中, 我们以图表脚注的形式对人口学的编码进行了标注, 具体修改已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 (P14)。

意见 13: 第 16 页, “稀缺对于慷慨行为的主效应显著”, 然而并非所有的子研究都存在显著的主效应。请描述得更为恰当一点。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在修改稿中, 我们对这一点进行了调整, 以更加准确的表达本研究的意思。具体调整部分在文中已用蓝色字体标出 (P15)。

意见 14: “在 COVID-19 肆虐时期, 各方面资源都缺乏的情况下, 有研究发现不同实验场

景下个体的合作行为与以往相比都有所增加（Civai et al., 2022）。”但这个解读不一定是与“穷大方”相关，也有可能是与增加生存的概率相关。

“目前有研究从育儿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体主义文化下所重视的自主和个人成就取向会促使个体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集体主义文化下更强调相互依赖和社会责任，这两点则是能增加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Wong et al, 2021）”不确定这段与整体的讨论有什么关系。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针对（14）和（15）条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对讨论部分的内容进行了修正，及对文献也进行了梳理，具体修改部分用蓝色字体标出（P15-P16）。

意见 15：请补充研究不足以及研究总结。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在本轮修改中，我们补充了“5.5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和“6 结论”两部分内容。具体修改部分的字体在修改稿中已标记为蓝色（P19）。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作者对审稿人提出的问题做了较好的回答，但仍然存在的问题有：

1.引言部分。第二段到第三段之间的过渡太生硬。第二段介绍了资源稀缺对慷慨行为的影响结果不一致。然后突然转到要研究面子。这里有一个 gap，即为什么要研究面子意识呢？换言之，为什么“通过对本问题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资源稀缺与慷慨行为之间关系的矛盾性……”呢？感觉这里需要更明确一些。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设性建议！

我们非常认可专家的观点，认为两段之间的逻辑转换上不够顺畅。修改稿中，我们对这部分进行了补充描述，并增加了参考文献，以使逻辑更加明确。修改部分在文中标记为红色（P2）。请专家再次审阅！

意见 2：作者写道“有研究者将面子分为社会面子（面）和道德面子（脸），前者是通过个人努力、天分或者能力获得的身份，如学识、美貌和能力，或者财富与社会关系等；后者则是对个体道德产生的社会评价（Ho, 1976; Hwang, 2006; Qi, 2011）。本研究仅聚焦于社会面子（面）这一层面。”为什么作者仅聚焦于社会面子，而不聚焦于道德面子呢？感觉这里需要更清楚的说明。

回应：十分感谢专家中肯、有效的建议！我们非常认可这一点，确实需要在逻辑上进一步明

晰。

由于慷慨行为具有社会互动的性质，而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容易受到群体期望和社交规范的影响，因此社会面子与个体互动行为有更加直接的关联（Zhang et al., 2011）。修稿中我们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具体修改已标为红色（P2），烦请专家审阅。

意见 3: 在回稿信中，作者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在正文中分析“随份子意向”和“随份子区间”，其实这两个因变量也都反应了慷慨行为，或至少是慷慨行为的意向。因此，这些结果均能够更好佐证本研究结果，因此建议放到正文中去。其次，作者分别对 100 元、200 元……下进行稀缺组和富裕组之间的两两比较是有问题的。感觉可以作卡方检验，看稀缺组和富裕组在各种类型(100 元、200 元……)上人数的差异。此外，作者对于“随份子区间”的处理也非常草率：(1)两者的平均是否反映了慷慨行为的意向？(2) 区间的大小是否反映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呢？最后，作者写道“为了从逻辑上更清晰的呈现本研究问题，我们在修改稿中将捐款意愿和捐助区间这两道辅助性问题删除，以免引起歧义“，这样做显然是不合适的（严格来说是违规的）。总之，建议作者审慎思考这一部分结果的处理方式。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第一轮修改中，我们不确定这一问题如何处理，所以没有把这部分数据分析放入正文中。在第二轮修改中，依据专家的建议，我们认真思考了这一结果的处理方式，认为这些数据对本研究结果确实能有良好的佐证。因此，在修改稿中，我们将这部分内容以补充材料的形式附录在文章的后面。这部分内容已标记为红色（p29-p30），供专家再次审阅。

以下是对两个问题的回应：

1) 对于稀缺和富裕两组个体在 100 元、200 元等捐款金额上的比较没有用卡方，原因在于：我们对因变量的测量是：“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随 100 元/200 元/300 元/400 元/500 元？请您在 1-5 点量表上标出您的选择意愿。”因此，本研究中因变量是 1-5 点的连续变量，因此我们以资源是否稀缺为分类变量，愿意随份子意愿为连续变量，执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可能是我们在测量的介绍部分没有描述清楚，本次修改中我们对因变量测量的问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描述。

2) 依据专家的建议，在本轮修改中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分析了随礼金额的最高值和最低值、随礼金额的区间三个指标。

意见 4: 错别字：“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对于稀缺组的个体来说，面子意识显著正

向预测他们的最终最礼金额”。

回应：感谢专家细致的审阅。我们已对此处做了修改，并对全文的错别字再次进行了校正与修订。

意见 5：“表 1 资金分配比例表（慷慨行为的测量）”似乎没有任何信息含量，且在正文中也没有引用。

回应：非常感谢您指出的问题！

确实如专家所说，表 1 中的资金分配比较表（慷慨行为的测量）仅是研究范式的一种呈现方式。考虑到这一分配表已有相应的参考文献引用，我们在本次修改稿中删除掉了该表，针对这一范式，我们将其替换为文字介绍。这部分内容已标记为红色（P10），请专家再次审阅。

同时，对本文中所有表的序号进行了重新编码。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作者对我上一轮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给予了全面的回应。文章质量较上一次有了较大的提升。但仍然看到如下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

1.对于操纵检验的效应量，Cohen's d（或 Hedge's g）更为接受。不知道作者采用相关系数 r 作为效应量是否别有所图，请修改或给出理由。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修改稿中我们把效应量全部统一改为了 Cohen's d 值。

意见 2：文中出现了如“ $F(79) = 1.95$ ”的字句，这里的话我估计作者应该是指 $t(79)$ ，如果使用的是 F test，请报告另一个自由度。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细致的审阅！！这里确实是指 t 值，属于书写错误。我们在修改稿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并标记为红色（P8），请专家再次审阅！

意见 3：结论部分应该使文章更加升华，而非单纯地把结果重复一遍。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有启发性的建议！

在第二轮修改中，我们对结论部分进行了重新书写，修改部分标记为红色（P19），烦请专家再次审阅！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5.4 研究思考”部分显得很奇怪，建议与 5.5 整合到一起。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本次修改中我们将“5.4 研究思考”与 5.5 两部分进行了整合。具体修改用内容用紫色字体标出。具体见 P17。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已充分地回应了我提出的建议。推荐发表。

回应：感谢专家对本文的肯定，谢谢专家在文章修改中提出的所有建议和意见！

编委意见：同意发表。

主编意见：同意发表。在该文中，某些处穷大方（加引号），某些处穷大方则不加引号，建议作者考虑是否全文统一？

回应：感谢主编。我们把穷大方处全部加了引号，对全文进行了统一。